

不为回首 只为阑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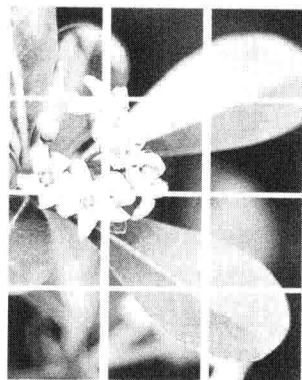
在同样的天空下，一样击缶，一样唱和，一样引吭……
只为丰美生命的芳华，文采斐然，笔墨飞花。

● 短歌行，长相思，若相惜，如相随。
● 江晓英 ◆ 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●●●
江晓英◆著
不为回首
只为阑珊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为回首,只为阑珊 / 江晓英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4.3

ISBN 978-7-5113-4495-3

I. ①不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词研究—中国
IV. ①I20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45041 号

●不为回首,只为阑珊

著 者 / 江晓英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策划编辑 / 周耿茜

责任编辑 / 月 阳

责任校对 / 孙 丽

装帧设计 / 顽瞳书衣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/14 字数/180 千字

印 刷 / 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4495-3

定 价 / 26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诗意地栖息（代序）

孩童时，我们都会吟诵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”。

一潭碧绿中，自由放任着生命的简单和欢快，这嬉戏游水的鹅，不时地引吭高歌，惹得行人驻足停留。红的掌心，白的羽毛，必是蓝天映照下的清泠泠的水湄里，荡浆开去，何等的诗意流光！

千年后的少年们，与当时的骆宾王分享着7岁时的一次美丽遇见。

《咏鹅》的朗朗音色，从幼稚园的教室中，从橘红的窗户里声声地传出，一千年都没有停歇过。这诗，一首首如泉眼喷薄而出，在奔流不息的时空长河之上，宛如穿行开放的朵朵浪花，点响了风起云涌时的蔚为壮观。时代的跌宕起伏，在一颗颗星宿的沉吟、喟叹、激昂或低垂下，贯穿了北斗波折行进的路径，清晰自然的条理，蕴育着斗转星移的乾坤之道。

天地万物，和谐构建。既在张弛中撕裂、剥离，又在颌首、张扬时聚拢。一切生机无限。

用画笔勾勒，记载瞬间的永恒。在马背上吆喝，这是奔跑的人们啊。行舟扬帆，抵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地球上的各个民族，骨子里宣扬着跳跃的音符，高低各不相同，精神里张望的弦，和章一曲，协奏进行中。

而中华民族，在众多的火把中，立世界之林的，璀璨着上下五千年星空的，

该是什么呢？

这最为绚丽的拍子击缶于何处？

我们会想起老子、庄子、荀子，会想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广阔无垠，这些瑰宝中，颗颗闪烁晶莹。但，如若提起其中一颗与我们生活时刻毗邻的，与我们心境同喜同悲的，与万物爱恨交织的，与历史一路同行的，会不由自主地蹦出这个字——诗！

无处不在的精彩。

在劳作中的诗意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

在爱海里荡漾着诗意：“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。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凤飞翱翔兮，四海求凰。无奈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将琴代语兮，聊写衷肠。何日见许兮，慰我彷徨。愿言配德兮，携手相将。不得于飞兮，使我沦亡。”

而旌旗招展下的诗意更为出挑和别致：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，可怜白发生！”

中国人，无时不诗意，无事不诗意，无处不诗意。

诗意地冥想，诗意地看待，诗意地认知，诗意地行走。

流浪或成诗意，三毛展示了全新的生活姿态。困苦中的诗意泛着绿荫，张爱玲式的人生轨迹，平添了青瓷冷冷的诗韵色泽。说到席慕容、林徽因，她们是诗中的精灵，骨血里延续着古诗词般的清冽、甘甜、怀想、低回、诉求、婉转。

建安文化的慷慨激昂，刚健道劲，曹操的《短歌行》让人澎湃万分；田园山居的空门清浅和逍遥自在，看山乐山，流水石上，明月松间照归人。许多浪漫与豪情，奔放而又飘逸的明朗、隽永、活泛，在太白笔下熠熠生辉；词阙涟漪华光，既有艳丽繁华的婉约熏香，又能转折高亢，小令、长调拔高的阶音，神韵和豪放可一并地错落有致，不拘一格点墨抒发着。

中华诗风词韵，贵在多元共存，补给融合，契入互振。

“林暗草惊风，将军夜引弓。平明寻白羽，没在石棱中。”军人胸怀疆土。帝王思及的是家国、普天，也有儿女情势满怀的“离恨却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。沉吟至今，抑扬顿挫间皆是纷飞缠绵的伤痛笔花，一篇篇延展着生命的丽章，且歌且行。

谁说女子不如男？高门名媛、贵妃佳人、市井歌伎、道姑村女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华夏大地比比皆是才女，她们的诗赋宛若玉带般穿引伏线着时空的高远和深邃。李清照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、晚来风急？雁过也，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”的凉薄寒意，令人顿生怜惜之情。中国第一位女诗人——许穆夫人的豪放大气，“载驰载驱，归唁卫侯；驱马悠悠，言玉于漕。大夫跋涉，我心则忧；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；视尔不臧，我思不远。既不我嘉，不能旋济；视尔不臧，我思不阕。陟彼阿丘，言采其虻；女子善怀，亦各有行。许人忧之，众稚且狂；我行其野，芄芃其麦。控于大邦，谁因谁极；大夫君子，无我有尤。百尔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”如果说到堪比男儿襟怀的女诗人，一定当属“无冕宰相”上官婉儿，一颦一笑的游艺间，便有了助兴诗词的再跨越。薛涛、鱼玄机、朱淑真、谢道韞、柳如是，朝朝代代说不完的女诗人，道不尽的个中故事，或被传唱，或演绎着亘古的传奇。

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说，人生，要诗意地栖居。

无论何时何地何因何境，中国人“诗心”不改，万古长青。在诗意间活泼，在诗行里衍生着生命的底色，生生不息。

乐此不疲，当下如是。

2013年7月18日

目 录

第一卷 醉里挑灯看剑 / 1

家国梦 / 2

第一章 夜深千帐灯 / 5

第二章 边秋一雁声 / 10

第三章 大雪满弓刀 / 17

第四章 收拾旧山河 / 23

第五章 谁言天地宽 / 28

第二卷 路转溪桥忽见 / 33

田园意 / 34

第一章 僧敲月下门 / 37

第二章 饮水对清流 / 42

第三章 谈笑无还期 / 47

第四章 独钓寒江雪 / 52

第五章 一览众山小 / 57



第三卷 人间秋月长圆 / 63

乡音愁 / 64

第一章 今夕是何年 / 67

第二章 不敢问来人 / 72

第三章 家书到隔年 / 77

第四章 寒梅着花未 / 82

第五章 天际识归舟 / 87

第四卷 燕子来时新社 / 93

物象景 / 94

第一章 山山唯落晖 / 97

第二章 时鸣春涧中 / 102

第三章 江清月近人 / 107

第四章 禅房花木深 / 112

第五章 为有暗香来 / 117

第五卷 吹绉一池春水 / 123

儿女情 / 124

第一章 惟有泪千行 / 127

第二章 灯火阑珊处 / 132

第三章 入我相思门 / 137

第四章 更与何人说 / 142

第五章 梅子黄时雨 / 147



第六卷 故人锦字天涯 / 153

情谊心 / 154

第一章 同是宦游人 / 157

第二章 人生贵相知 / 162

第三章 骨肉何必亲 / 168

第四章 萋萋满别情 / 173

第五章 多难识君迟 / 178

第七卷 不知春上花枝 / 183

禅诗道 / 184

第一章 问路白云头 / 187

第二章 馨香逐晚风 / 192

第三章 身直圆成相 / 197

第四章 何处惹尘埃 / 202

第五章 头头达故乡 / 207



第一卷 醉里挑灯看剑



家 国 梦

常怀忧患意识，时抒家国情怀，这是几千年中国梦的传承与传统。儒家文化熏陶和浸染下的中国人，悠悠君子情，霍霍志士心，他们是一代又一代敢于担当、热心负责、付之行动的铿锵儿女。华夏民族，永存着一种朴素的无意识“集体主义”感，由内而发，自然鞭策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。“愿得此身长报国，何须生入玉门关。”作为子民，我愿以此身终生报效国家，大丈夫建功立业，又何须要活着返回家园？这一番决绝言表，可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定不移、拳拳之心，多么的令人动容和备受鼓舞啊！立在决心，意有高度。以田园山水见长的闲情派唐代诗人戴叔伦，一首《塞上曲》无疑彰显了文人夫子们的另一个侧影，无论多么隐逸的生活，实则都心怀家国事，骨子里长存民族气节。

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！”这是一阙雄壮高亢的《破阵子》，出色地运用了一连串的动作之词，“醉”、“挑”、“梦”、“吹”、“惊”，将人物形象、心理活动、环境处所、追寻向往一一表露无疑，颇有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眼见之实的触动感。夜，是古人惯用的场景设计，喝了几盅，思想化开了，便不能安睡，于是神游四方，

当下的感怀一阵阵涌动作祟着，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诉，诗意昂然而兴起了。“秋”字前后各表情形，前为虚景，后是实心，互为相衬，壮歌一曲，如若梦里全作了现实，该是何等波澜壮观的战事跌宕局面。可是，转折间，豪情只是一抹烟云而过，徒添银发丛生也未必能立志如愿，那怀想过的许多遗憾，如今只影印在醉里梦中慢慢去回溯和向往。

古人关怀天下国家，笔触表达也不尽相同。哀鸣悲伤的“彩角声吹月堕，渐连营马动，四起笳声。闪烁邻灯，灯前尚有砧声。知他诉愁到晓，碎啾啾、多少蛩声。诉未了，把一半，分与雁声。”诗人借用声音的意象，声声不息地倾吐深思感怀，不失为一种绝好的写意方法。沉痛的，悲愤的，无奈的，猝然泪下的，苦闷的，辛酸的，众多的表现手法，表达的意愿和心境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，祖国河山，大好天下，不容欺凌，也不容许疆土被他人分割。

到了南宋时期，对于故国的热爱和想念，与现实处境的艰难形成了鲜明的比对。这是诗人们一种切肤、深刻的体验和体会，让感情更加丰富，文笔更为深厚，诗人们笔下的感触一寸寸地在陷落，而诗风也随着心情和心境在不断变化中。李清照的生活经历很具有代表性，南渡前她有美满幸福的家庭，而南渡之后，真正体会了国破家亡的悲痛滋味。丈夫赵明诚病死，自己孤身在南方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“中州盛日，闺门多暇，记得偏重三五。铺翠冠儿，捻金雪柳，簇带争济楚。如今憔悴，风鬟霜鬓，见夜间出去。不如向、帘儿底下，听人笑语。”这些伤怀的家事，在国运凋零的境况下，却是去年今年，已然物是人非了，离乱后的困苦和寂寞，在诗人细腻的笔锋下迂回铺就，长吁万分的悲凉，迷茫几许深，又深几许？

上下几千年，诗人们对于家国的眷恋和期许，既有一种迫切之情，而情怀又那么的简单、丰富、持恒。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”乱世中一封家书，便是心事的全部。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唯有国家的太平和祥

和，才是有家国梦的诗人们永远的一个愿景。“拼将十万头颅血，须把乾坤力挽回。”或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中国梦，华夏民族昨天、今天、明天的家
国梦。

第一章 夜深千帐灯

《长相思》·纳兰性德

山一程，水一程。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。

风一更，雪一更。聒碎乡心梦不成，故园无此声。

清初词人纳兰性德善于小令的创新达意，词风颇有另辟蹊径的独到和章法。其经典词句在当下盛为流行，常有现代人的个性签名便是出自他的词阙中，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、“心字已成灰”、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，许多往来底事，一语成谶，特别能表达当时的心境和人生感悟，经久不衰地被人传唱和吟诵着，让人何以不爱之？

而在他众多的佳作中试着一一淘宝，我们会发现，除却婉丽凄清的关于描写情感的词令外，诗人有极少数抒发边关扈驾情怀的作品，堪为上乘之作，这首《长相思》即是。

1682年2月15日，纳兰性德随从康熙帝诣永陵、福陵、昭陵告祭，23日出山海关，《长相思》即作于出关前后的途中。

流水营盘，千里行军，日夜兼程，作为一等侍卫的纳兰性德，与君王常伴，与猎猎长风如影随形，场面一定宏阔壮观，可以想象到，白天大军帐前的喧嚣

和紧张，首尾不见的行军大队伍，宛若一条无尽头的路径在一直蜿蜒下去，气势如潮般涌动着，怎一个壮伟的龙行御驾行阵之势。这些，我们都可以从《长相思》的一词一句中去延伸揣度当时场面，是否如此呢？

天涯羁旅，一切的“一”，“一”的一切，复沓吟哦中层层递进，层层深入，千重山，万道水，只记得风走了，雪又来；雪将去，风还在。时间和空间不停地转移和变换着，唯一不变的是这种跟随将一如既往地复复重重下去。而心情又如何呢？远离故乡，行进在去榆关的途中，那一边前景广袤，气象万千，遥远的曲折一节节拔高着，向远，翻越的艰辛和路途的修远。人虽去，心却依然在故乡的灯火中温暖。看呐！这深沉的夜色里，寂寂的帐篷，谁在清冷中延绵着思乡的急迫？唯听见有风雪敲打着外面的空旷世界，一阵阵地催人得紧，望不出去的帐篷千灯亮着，将士们可安然入睡？是否如我般的正思及着故乡悠远恬静的清宁，一如当初的那一抹橘红，静静地无声栖息着。这阙小词只撷取了一般常见的意象“山”、“水”、“风”、“雪”、“灯”，通过巧妙的排列和组合，达到视觉和听觉的交相呼应，构成了极富感染力的思乡情结氛围，对仗工整，信手拈来，平凡中却不非凡。“一”和“千”的强烈跨度对比，拉高拉长了情感的焦虑、怨怼、幽苦之心。灯暖，雪寒，风高，无奈的驻守，平添了对家中温暖安定的流恋和向往。词阙笔调缠绵，糅合了儿女情长的细腻、柔软、清丽，虽没有一般边塞诗的大气、沉痛、悲凉、雄壮，但却不失半分男儿的宏愿报国之情。人生虽好，境遇也佳，也难免会在征程的艰难跋涉后，所有的困倦涌上心头，停下歇歇的那一刻，许多的情景一一袭来、浮现，情真、景真、意真。诗人采用白描的手法，意在朴素简单，词句也婉约隽秀，达到神韵丰美的自然最佳。这是从传统的羁旅题材中脱离出来的代表作品，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格。

王国维说：“‘明月照积雪’，‘大江流日夜’，‘中天悬明月’，‘长河落日圆’，此中境界，可谓千古壮观，求之于词，唯纳兰性德塞上之作，如《长相

思》之‘夜深千帐灯’，《如梦令》之‘万帐弯庐人醉，星影摇摇欲坠’差近之。”“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，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，故能真切如此，北宋以来，一人而已！”这便是纳兰性德词的魅力所在，代表性非常强，颇受现代人的追捧和喜欢。

说纳兰性德的小词直追后主，梁启超的褒奖似乎只从笔锋笔调上给了更多的赞誉。实则，对于家国的胸怀抒臆，纳兰性德和李后主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是不尽相同的。“昨夜风兼雨，帘帟飒飒秋声。烛残漏断频倚枕。起坐不能平。世事漫随流水，算来一梦浮生。醉乡路稳宜频到，此外不堪行。”屋外一夜的风雨交加，凄冷中愈发的空寥冷漠，一切无言，只闻秋风作响的幕布帘子一阵阵地来回徘徊着，在飒飒的交错碰撞中平添孤寂。辗转难眠，灯似燃尽，时有彼此起伏的断弦心事，让人不得安睡，几次坐起又倚枕而卧，睡不得，躺不了。怀想当初，一切便如流水般地漫溯、漫溯，这逝去啊！不再复返，是不是人情世事都如梦境、幻影般，沉浮是非不由己。罢了，只有在每一次长醉后的梦中，才能踏上归家的路途，一刻的如愿安稳，除此外，别无他路了。人生感慨，李后主叹息昨朝今日，可谓境遇两番，曾经的家和国斡旋在自己手中，想那前尘繁华，好不荣光。而今眼目下，却只能借酒的麻醉一次次地梦回故园家乡。李煜的这首《乌夜啼》，毫不掩饰的伤怀，不做作、不矫情、不假释，与纳兰性德的《长相思》有同工异曲之妙，一个“梦”只为一次“回”，皆以“风雪”或“风雨”作为载体营造气氛，灯烛为媒，渲染烘托着当时的情势，生动了无限感慨和几多意象，而最终他们都是怀着一颗对“家”和“国”深切眷恋的赤子之情。只是，纳兰性德伤感不颓废，李后主无奈只能喟叹。纳兰性德在星辰过后即可迎来启程的曙光，而李后主却总是在郁抑中不见明天的曦晖。纳兰性德“有家”可归，一代君王李后主再“无家”可还。

这载不动的许多愁，“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，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

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独自莫凭阑！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可是，“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。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罗。几曾识干戈。一旦归为臣虏，沉腰潘鬓消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离别歌。垂泪对宫娥。”人去也，江山在，几多风雨几多辛酸，望尽天涯路，望不断的小阑干，回首时，山重水复俨然阻隔，却始终隔不断思乡的情怀。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春花秋月，物象都如昙花一现，随时而去，随风而去，谁也改不了的轮转，只有往事积压却越来越多，也不曾离去。又起风了啊，小楼上昨夜那一轮明月，依旧清辉一片，那堂皇富丽的“家”一定还在吧，一定有人站在灯火阑珊处，那是谁的身影？想起这些过往前尘，会有多少愁和怨，都只能化作一去不复返的春江流水，一直向前、往东，从不回头。

李后主和纳兰性德的诗词风格迥迥清新，婉约照人，烙印明显，他们都是以直抒性灵为手法的诗人，彰显一种纯粹的至诚至真，延绵着永不枯竭的深情，传递时或有迷茫，却在坚定中不断地思定而悟，或有疼痛，亦能化落寞惆怅为万千心绪，作了诗意的栖息，困境中也不乏人生情趣。李煜被后世尊称为“词圣”，他的词摆脱了《花间集》的浮靡，语言明快自然，形象鲜明生动，用情真挚热烈。亡国后所作的题材更为广阔，含意深沉，形式质朴，突破了花间之町畦，乃婉约派开山之师。而纳兰词，以其凄婉又不失雄浑的风格，自然白描又不失其工巧的艺术手法，新奇中高标于清初词坛，被况周颐评为“国初第一词人”。

他们都是顶天儿男，在娓娓的辞藻间绽放生命的烟火，流传的不仅仅是几阙小令，左手李煜，右手纳兰，他们在字里行间写意着一个时代的沉浮，或历史演变，或长河沉浮，又或星辰更替中的真实内因，他们的文字力量，在风云